



【荧屏观澜】

《平凡的世界》的不平凡

□肖复兴

这样一部努力了却依然不尽如人意的电视剧，为什么依然会引得上下两代人的关注和热议？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除了人们对于好的艺术作品的怀念与期盼的因素之外，在我看来，是人们会在电视剧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播出后，颇引热议。隆重的讨论会上，一边倒的盛赞，坊间鲜花与板砖齐飞的众口难调，是目前电视剧播出后很少见到的现象。对于这部电视剧彼此各异的立场，不仅可以看到如今艺术审美的功利之心和价值系统的倾斜，也可看到如今我们好的艺术作品确实少的尴尬和渴求以及从民间到官方的投入。

说心里话，我看这部电视剧，心情很复杂。对比路遥的小说，两种文本的交错中间，夹杂着近三十年世态人心以及文学艺术观念的变化，让一部电视剧成了一面多棱镜，呈现出超出电视剧自身的多重镜像。这些镜像中，既有三十年前也有三十年后的我们自己。应该说，这是这部电视剧意外的也是最大的收获。想想前不久同样写农民的电视剧《老农民》，那种完全依托历史教科书的艺术演绎，是较难拥有这样的艺术与人生、历史与现实的多重效果的。

三十年后，重新审视小说，其最大的特点，是以朴素而执著、坚定而厚实的写实笔墨，刻画了一个动荡变革的时代中，处于农村最底层的普通人的颠簸、磨难、挣扎，迷茫中的无奈、不甘和期望。坚实的生活在现实中奋争的追求发乎于心的真诚，是其最重要的两翼，方才使这部小说在三十年后没有成为标本，而还能够在我们的头顶飞翔。同时，小说的气魄很大，梦想构造那个时代以农村为轴心而辐射开来的全景世界。其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世界，不仅是平凡的连缀，更是平凡通达并占领的天地。

但是，在塑造人物的写作法则上，这部小说并非人们所称赞的那样，是经典的现实主义，而因其理想的振翅，有着浪漫的色彩。正因为并非地道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两位主要人物少平和少安身上，明显可以看到柳青和俄苏文学的影子，理想化的色彩涂抹在苍凉的黄土高原上。特别是少平，有着浓重的保尔·柯察金的性格发展逻辑，而与他相恋的晓霞则是冬妮娅的变体，其处处指导少平闯世界的高瞻远瞩，则有几分《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的身影。林红、江华等人的姿态，他们所共有的概念化倾向是极其明显的。

在小说中，关于女人的形象，不仅晓霞，出现的不少女人，包括后来爱恋少平的秀儿、不要彩礼的少安媳妇秀莲，对少安兄弟的爱情都是如此一厢情愿地倾斜，她们不是当官的

孩子，就是有文化的大学生，但在少安兄弟面前，她们都是心甘情愿、毫无理由地倒贴的痴情者。这样的对于女性的想象，其实只是路遥的主观想象而已。

这样主观的想象，还表现在对于历史的描述，历史进程完全吻合农民的要求，这样的以后来的目光关照历史的态度，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是和电视剧《老农民》为一种创作路数，只不过一浅一深。

如果我们客观看待路遥的这部小说，再来看电视剧，便容易看出明白其长处与短处，也可以看出编导者的良苦用心和当代影视难以逾越的短板。

客观讲，电视剧以朴实的叙事策略和演员尽职的表演，忠诚完成并尽可能挖掘了小说中朴素生活和美好理想这两大长处。但是，却没有完成路遥对世界宏大叙事和占领的梦想。这方面的责任，不能完全怪电视剧的编导，因为在小说中也没有能够完成路遥原本对世界之梦的实现。他实在去世得过早。

更重要的是，电视剧对小说塑造人物方面的弱处没有警觉地节制、修正和弥补，相反进行了放大，沿着这样的轨道，极其舒服地滑向更远。还是说少平与少安，概念化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如果说少平怀揣一本书闯荡世界的梦，多少还有那个时代的影子，但是，小说中的少平并不只是一个唱颂志歌的游吟诗人，电视剧对少平和晓霞大段背诵纳吉宾小说的情节故意渲染，并添加下雨的戏剧情境，则更像学生拙劣的舞台剧。升为主角的少安，则集万千苦难与传统品德于一身，有些像是以前《金光大道》里的“高大全”了。将本是福堂炸山造平原学大寨的“左”的举动移花接木到少安身上，让本不在现场的少安出现在抢水豁坝的危急时刻，并以极端戏剧性的场面强化在少安身上，都可以看出编导者不仅认同小说的弱处，还编得不过瘾，方才如此不惜画蛇添足也要拼命加戏于一人身上。

尽管比肆意编织情节的《红高粱》的改编要好得多，但是，这些编戏的策略已经成为如今电视剧难以根治的病根，那便不是从原著出发，更不是从人物出发，而只是从吸引观众眼球出发。应该说，这是这部电视剧最大的败笔。如果小说的局限是历史的局限，那么电视剧的局限则是如今我们艺术与思想的双重问题的症结。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于生活与艺术的认知水准与态度，恐怕

还未及路遥。因为我们没有表现出改进和超越路遥历史局限的能力，相反，在扩大这种局限，轻车熟路地沿着这种局限在延伸。

好的影视作品的改编，没有不对原著进行删减和增添的，但是，那些删减和增添，最见思想和艺术的双重功力。坦率地讲，迫于收视率的压力，眼下对经典进行改编的电视剧的整体水平，不如以前的《四世同堂》、《围城》甚至《金粉世家》等电视剧。

这样一部努力了却依然不尽如人意的电视剧，为什么依然会引得上下两代人的关注和热议？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现



象。除了人们对于好的艺术作品的怀念与期盼的因素之外，在我看来，是人们会在电视剧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今天的年轻人，依然会在少平和少安的身上看到因为种种梦想而离开家乡闯荡世界和因为种种原因而坚守家乡却更加无奈的我们自己。而对于与路遥年龄相仿、经历过他所书写的那段历史的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在这部电视剧中，不仅看到那个时候的我们自己，还看到了那个时候的我们的文学：纯真、质朴、幼稚甚至虚妄，却充满真诚和理想。而这一切，在颜值增加的电视剧中，却品质变形，甚至远去。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末了”。

翻译了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者》(“为党生活的人”)，正在对照原文看译文。可能有人有违和感：作为“小资”情调典型范本村上春树小说的译者，怎么忽然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人物小林多喜二产生兴趣了呢？不过我本人并没有多少违和感。较之违和感，有的地方让我涌起的更是同感，感同身受。例如煮鸡蛋，母亲的煮鸡蛋。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京，作为日共党员的主人公“我”在白色恐怖中投入反战反政府斗争。为躲避警察追捕，“我”不得不离开年老的母亲，甚至见面都不可能。于是母亲煮了鸡蛋托人捎给“我”。最后，在战友一再劝说下，“我”终于决定去一家小餐馆同母亲见面。

【窥海斋】

译文内外的煮鸡蛋

□林少华

母亲坐在桌子对面，离开桌边一点儿，孤单地坐着，神情忧郁。一看，母亲穿着出门时穿的最好的衣服。这让我心里有些难过。我们没怎么说话。母亲从桌上拿起包袱，取出香蕉、枇杷，还有煮鸡蛋……

过了一会儿，母亲一点点讲了起来。“脸好像比在家时多少胖了，我就放心了。”母亲说她近来差不多每天都梦见我又瘦又老，被警察逮住打骂(母亲把拷打说成打骂)，睡不好觉。

母亲，煮鸡蛋。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放下笔，抬起头，叹一口气。偌大的研究室——因和学生谈论文来了研究室——孤单单只我一人。学生走后，长方桌旁的八把椅子空在那里。窗外正在下雪。越下越大，很快变成了鹅毛大雪——这在青岛是极少见的——沸沸扬扬，蒸蒸日上，翻江倒海，弥天盈地。时而北风呼啸，把雪花一片片、一团团、一波波吹到窗玻璃上。除了风声，别无所闻。除了雪，别无所见。除了我，别无他人。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风、雪和我。不，还有煮鸡蛋。译文里的煮鸡蛋，记忆中的煮鸡蛋，风雪中的煮鸡蛋。

四十年了，时间差不多过去了四十年。一九七五年冬天，我从吉林大学毕业，要去数千里外的广州一个单位报到。记得是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也是一个刮风下雪的日子。尽管风没这么紧，雪没这么大，但毕竟东北的数九隆冬，气温低得多，哈气成霜，滴水成冰。母亲和姐妹们把我送去一两里外的小火车站。雪掩埋了西山坡下的羊肠小道。时间还早，没人走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往前走。风雪不时打着旋儿掠过山间白茫茫的沟壑和平地，扑向对面东坡的枯草和柞树。我离家的小站叫“上家站”。没有铁栅栏，没有检票口。绿皮车由远而近，“哐”一声从东山脚滑进车站。母亲早哭了。在车厢门前，她把一路搂在怀中的一袋二十个煮鸡蛋塞给我。望着刚过四十岁的母亲那花白的头发，脸上的皱纹，哭红的眼睛、细瘦的脖颈和薄薄的棉袄下支起的瘦削的肩，我一直强忍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妈，我走了，你回去吧！明年夏天，明年夏天回来看你……”

我赶紧上车，哈气擦开车厢玻璃上的霜往外看。车轮开始转动。母亲和姐妹们没有回去，仍往车上看着、张望着、寻找着……

我就那样带着二十个煮鸡蛋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一个半小时后到了省城长春，由长春坐十七个小时硬座车到北京，转车再坐三十一个小时赶往终点广州。我想起来了，从长春开始，我是和一个同级不同班的女同学同行的。一个相当漂亮的女同学。她父亲是市公安局局长，住在有对开的大门、有院落的双层小楼里，广州有她在市府外事部门当处长的舅舅。因此，同行只意味着同坐一列车——她在卧铺车厢是卧坐我不清楚，脸上的皱纹，哭红的眼睛，硬挺挺地坐着。到底是同学，入夜后她找到我，让我先去她的卧铺睡一会儿，我谢绝了。早上到了吃饭时间，她又过来找我一起去餐车，我又谢绝了。那时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我是从穷山沟里侥幸爬出来的，人家是省城高干的千金。我到了广州举目无亲，人家在广州有处长舅舅一家的笑脸。但我之所以一再谢绝，主要并非出于自卑，毕竟我学习明显比她好，毕业典礼上我是上台发言的学生代表。我只是比较清醒，清醒地认识到那种距离。何况她漂亮固然漂亮，但并非能融化冰雪的那种暖洋洋的漂亮。老实说——这么说或许不合适——她不来找我还好，来找我更让我感到孤独。

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孤独。我有母亲的煮鸡蛋，有带着母亲体温的煮鸡蛋一路陪伴着我，温暖着我。我没去餐车，没买盒饭，没买零食。见别人吃什么了，我就小心摸出两个煮鸡蛋，轻轻一磕，悄悄剥壳，放进嘴里咬开稍小的一端。一种香透肺腑的香！蛋黄金灿灿的，像一轮小太阳。蛋白嫩嫩的、白白的、颤颤的，让人不忍下咽。上世纪七十年代，艰苦岁月，鸡蛋是乡下家里仅有的奢侈品。院子里跑的就那么五六只鸡，鸡喂的是谷糠，生不出多少蛋。记忆中，除了“坐月子”，母亲自己平时舍不得吃鸡蛋，从没见过母亲把煮鸡蛋放进自己嘴里。

我就这样沉浸在煮鸡蛋的回忆中。二十个煮鸡蛋陪伴我坐着度过了火车上的四十八个小时，没想到四十年后又在这里陪伴了我。恍惚间，研究室变成了硬座车厢，我正搂着母亲的煮鸡蛋眼望窗外。窗外的雪仍在下。不知何时，雪变小了，越下越小……

我知道，对于我，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的煮鸡蛋了，没有了。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